

纪念中国话剧诞辰100周年

中国话剧百年 剧作选

中国话剧艺术研究会 编

第5卷

(20世纪40年代[Ⅱ])

中国出版集团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纪念中国话剧诞辰 100 周年

中国话剧艺术研究会 编

中国话剧百年 剧作选

20 世纪 40 年代 [Ⅱ]

主编 刘厚生 胡可 徐晓钟

本卷主编 王育生

第
5
卷

中国出版集团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话剧百年剧作选. 第5卷, 20世纪40年代. 2 / 刘厚生, 胡可, 徐晓钟主编;
中国话剧艺术研究会编.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7. 4
ISBN 978-7-5001-1744-5

I. 中... II. ①刘...②胡...③徐...④中... III. 话剧-剧本-作品集
- 中国-现代 IV. I2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29847 号

出版发行 /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甲 4 号物华大厦六层

电 话 / (010)68359376 68359303 68359101 68357937

邮 编 / 100044

传 真 / (010)68357870

电子邮箱 / book@ctpc.com.cn

网 址 / <http://www.ctpc.com.cn>

出版策划 / 张高里

策划编辑 / 宗 颖

责任编辑 / 李 任

封面设计 / 大象工作设计室

排 版 / 北京巴蜀阳光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 山东人民印刷厂

经 销 / 新华书店

规 格 / 720 毫米 × 1000 毫米 1 / 16

印 张 / 38

字 数 / 460 千字

版 次 /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7 年 4 月第 1 次

印 数 / 1 - 2000

ISBN 978-7-5001-1744-5

全套定价: 120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中国话剧百年剧作选》编辑委员会

主 任：李默然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永德	王育生	王福麟	毛金钢
方梓勋（香港）	田本相	朱以中	刘 平
刘厚生	刘锦云	孙德民	杨绍林
李默然	余 林	沈 玲	宋国锋
张 明	邵钧林	林克欢	欧阳逸冰
郑邦玉	郑振环	赵有亮	赵瑞泰
胡 可	荣广润	徐晓钟	黄美序（台湾）
黄维钧	穆凡中（澳门）	戴英禄	瞿弦和

主 编：刘厚生

胡 可

徐晓钟

副 主 编：王永德

王福麟

分卷主编：王永德

王育生

刘 平

朱以中

余 林

沈 玲

黄维钧

《中国话剧百年剧作选》

卷次表

第 1 卷	(1907 ~ 1929 年)
第 2 卷	(20 世纪 30 年代 [I])
第 3 卷	(20 世纪 30 年代 [II])
第 4 卷	(20 世纪 40 年代 [I])
第 5 卷	(20 世纪 40 年代 [II])
第 6 卷	(20 世纪 40 年代 [III])
第 7 卷	(20 世纪 40 年代 [IV])
第 8 卷	(20 世纪 50 年代 [I])
第 9 卷	(20 世纪 50 年代 [II])
第 10 卷	(20 世纪 50 年代 [III])
第 11 卷	(20 世纪 60 年代)
第 12 卷	(20 世纪 70 年代 [I])
第 13 卷	(20 世纪 70 年代 [II])
第 14 卷	(20 世纪 80 年代 [I])
第 15 卷	(20 世纪 80 年代 [II])
第 16 卷	(20 世纪 80 年代 [III])
第 17 卷	(20 世纪 90 年代 [I])
第 18 卷	(20 世纪 90 年代 [II])
第 19 卷	(2000 ~ 2007 年)
第 20 卷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

目 录

第 5 卷

(20 世纪 40 年代[II])

秋海棠	秦瘦鸥 顾仲彝 费 穆 佐 临(1)
法西斯细菌	夏 衍(133)
万世师表	张骏祥(217)
钗头凤	吴 琛(339)
金玉满堂	沈 浮(427)
梁上君子	佐 临(535)





秋海棠

(三幕话剧)

根据秦瘦鸥小说改编

秦瘦鸥 顾仲彝 费穆 佐临



人物表

秋海棠——唱旦角的平剧伶人。当我们在序幕里看到他唱苏三起解的时候，还是个24岁左右的青年，但当他在上海×舞台充当武打英雄力竭死去时，已经是40出头的中年人了。

赵玉琨——秋海棠的师兄，唱的是武丑。

赵四——秋海棠的管事，30余岁。

沈麻子——天津×舞台的老板。30岁上下。

袁宝藩——民初时候的军阀。41岁左右。

袁绍文——袁宝藩的侄子，秋海棠的至友。27岁左右。

罗湘绮——袁宝藩骗来的姨太太，秋海棠的情人。在这出戏里，我们也差不多看到了她的一生——21岁左右至38岁左右。

季兆雄——袁宝藩的马弁，30来岁。

哑丫头——罗湘绮母家的女婢，16岁左右。

奶妈——袁宝藩家的奶妈，20余岁。

王老二——季兆雄的下手，30岁上下。

刘奶奶——乡下烧香老太，60余岁。

乡下新媳妇——16岁。

孟家媳妇——秋海棠的邻居，24岁左右。

梅宝——秋海棠与罗湘绮所生的女儿，17岁。

张小狗子——秋海棠家所雇的长工，26岁左右。

催粮人——衡水县的一名警察。

尚老二——一个不成器的落伍伶人，40余岁。

张银财——上海×舞台的武行头，30岁上下。

王管事——上海×舞台的后台管事，40余岁。

小丑——在《西游记》里演猪八戒的小丑。

花旦——上海×舞台的一个坤角儿，20余岁。

堂倌——上海大地春川菜馆的侍者。

韩老头儿——秋海棠在上海遇到的一个同患难的朋友，46岁
左右。

韩姑娘——老韩的女儿，21岁左右。

罗少华——罗湘绮的内侄，19岁。

罗母——罗少华的母亲，40岁上下。

跟包、班底、马弁、送煤球人、食客等

序 幕

时 间 距今约二十五年前的一个秋天的晚上

地 点 天津×舞台的前台

人 物 赵玉琨

秋海棠

沈麻子

袁宝藩

袁绍文

罗湘绮

季兆雄

武 生

小 丑

场面等

这是一个歌舞升平的晚上。天津×舞台照例又卖了一个十成的满堂，为的是戏迷们都争着来看出科未久便已红过半天的“色艺双绝青衣花衫”秋海棠。自然这中间也有人是怀着看和听以外的目标的，如果谁都准许自由行动的话，不少太太、小姐们准会把自己手指上的钻戒捋下来，丢上舞台去；而有些老爷们则或许会把已化了装的秋海棠挟上汽车去，带回他们的公馆或是……

一阵锣鼓声中，幕揭起来了，那是×舞台的简陋的戏台——戏中有戏。

台上正演到《恶虎村》的尾声。演黄天霸的是一个武生，和我们没有什么关系，倒是演那个王梁的武丑赵玉琨，却是本剧的主角——秋海棠的师哥。

赵玉琨（念戏词）老兄弟。如今人也杀了，火也放了，咱们也该走啦！

武 生 走!

赵玉琨 走!

武 生 走啊!(回头观看,忽掩面而泣)我那兄长啊……

赵玉琨 (冷笑)这才是猫哭耗子假慈悲!呸,我说:咱们该走啦!

武 生 走!

[两人走圆场,各亮相,武生先下。

现在,才是我们的正戏上来了,当赵玉琨扮的王梁下场的时候,×舞台的老板沈麻子兴高采烈地提着一个花篮,正好和玉琨擦肩而过,玉琨因为还在台上——还是王梁的身份——不能就跟他发作,只是狠狠地看了他一眼。然而沈麻子却管不得许多。他正因热河镇守使袁宝藩的突然光临,深深地陷在一种又兴奋又慌乱的情绪中。第一步他先得把袁司令从汽车上带来的那个大花篮安放到台上来,因为《恶虎村》唱完就该是秋海棠的《苏三起解》上场了。

可是今儿袁公馆事先并没有给他来个电话,而台下的座位又已一起卖出了,他将怎样安排袁镇守使叔侄俩和他的三姨太太呢?最后他决定请他们坐到台上来听戏,这原是戏馆里卖座太好时的一种常用的办法,虽然他这里由于秋海棠和赵玉琨两个人反对客人上台而久已不卖“台座”了,但对于袁司令这样一位人物,沈麻子想,那两位名角总不致再坚持吧?何况他也知道袁司令叔侄和秋海棠本来都是老朋友。

放下花篮,他就凑着两出戏之间应有的凡分钟的休息,满脸堆笑,满口陪不是,恭恭敬敬地把袁镇守使一家三人请上了台来,就在下场门的台口,安下了三把交椅。

第一个走上台来的是袁司令,穿着一身宽大的袍褂,握着一支挺粗的手杖,衔着半根特号的雪茄,配上他那又高又大的身材,叫人一瞧就会认识他是一位了不起的大人物。他那半秃的头顶上,并没有戴什么帽子,亮晶晶的显得这里面是充满着别人的脂膏。

罗湘绮很庄重地走在他的后面。在一个配合着枪刺和钞票的骗局里,她虽然已落进了袁宝藩的圈套,做了他的三姨太太,可是她一点儿没有改变自己的个性,这一次上×舞台来听戏在她还

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她的服装干净得跟她的地位截然不称，大部分是黑色，但并不能掩盖她的美丽。

随在湘绮后面的是袁绍文，一个颇明事理，大有学问，却又甘为他令叔做虎伥的少年军官，外表上很儒雅，像我们从前常听到的所谓“四公子”一流的人物。他的唯一可取之处就是在脱离了政治的场合，对于善恶还能有一个清爽的辨认。他有义气，有同情心，常常为秋海棠解围，不使袁宝藩过于侮辱他。同时他也非常尊敬湘绮，同情湘绮，只是他没有勇气进一步地去帮助她得到解放。或者你可以说，袁绍文是介乎新旧之间，介乎善恶之间的那么一个在矛盾中生活的人。他的服饰也和他叔父差不多，但气度却潇洒得多，唇上还留着一簇“仁丹”式的小胡子。

当他们三位并肩坐定之后又接踵而至的是袁宝藩的亲信马弁季兆雄。全副军装，腰挂盒子炮，挺着腰板，石像似的站在袁绍文的背后，他的肢体是完全静止的，但他一双灵活的三角眼却不住地在向台上台下睃看，充分暴露了他内心的狡猾与机诈。

沈麻子扁着身子，悄悄地先退下去了。

袁宝藩坐在台口上，很神气地搁起了一条腿，一忽儿望望台上，一忽儿瞧瞧台下，他在寻欢作乐的时候是不很拘泥身份的。袁绍文口衔烟卷，斜着眼在瞧台上两个检场的安排桌椅，显得很悠闲。湘绮是够窘的，要是她早知道他们得坐在台上听戏，那她就绝对不会勉强听从绍文的劝说，跟他们走进×舞台来的。现在她也还想临时退席，可是她怕袁宝藩会当着几千个人的眼睛，跟她拉拉扯扯的反而闹出笑话来。没有办法，她只能抑住了满腔的怨愤，万分矜持地危坐在两袁的中间。她不是来听戏，她是来受罪。

〔一阵金鼓齐鸣之后，场面上改起小锣。

〔丑扮解差上。

解 差 (念戏词) 你说人公道，我说我公道，公道不公道，自有天知道。我，崇公道，在洪桐县内，当一名解差。今有太原府文书到来，要提苏三发配，不免监中走走。说着就到啦，呔，里面有人吗？

〔又一丑扮禁子上。

禁 子 做什么？

解 差 上差到了!

禁 子 (开门让坐) 参见上差。

解 差 罢了。你监中可有个苏三吗?

禁 子 有,有。

解 差 你把她唤出来,咱们要走啦!

禁 子 (脸向里高叫) 呔,苏三走动。

[这时台上两盏最亮的电灯突然熄了,老听戏的人当然都知道,名角这就上场啦!顿时台下轰起了一阵巨浪似的叫声和鼓掌声。最糟的是咱们的袁镇守使,他根本不管自己坐在哪里,也不管还有谁坐在他旁边,他听台下的人叫得有劲,兴一动也就拉开嗓子,大喊了一声“好”!湘绮这才是真正窘透了,便愤然看了他一眼。

秋海棠 (在幕后念戏词) 苦啊……

[老袁在兴头上当然不是湘绮的怒视所能约束的——或者他自己也约束不住他的嗓子——又一声暴雷似的叫好声,打他嘴里冲出来了。湘绮还有什么办法呢?只能更显着地怒视了他一眼,可是老袁根本没有看见。倒是绍文向她微笑了一笑,似乎有劝解的意思。

秋海棠 (仍在幕后——唱二簧摇板) 忽听得唤苏三魂飞魄散……

[这一唱可更闹大啦!台下自然是疯狂般的叫好鼓掌,连台上的袁镇守使也觉得非加倍打气不足以尽捧场之能事。突然,电灯一亮,门帘起处,秋海棠所化装的苏三,穿着大红囚衣,袅袅婷婷地走出来了。不用说,袁镇守使喝的彩是更响了,他并且还咧着嘴,瞧定了秋海棠偷笑。现在罗湘绮是只能侧过身子,脸向台内,改用逃避的方法来保全自己的颜面了。

秋海棠 (续唱戏词) ……吓得我战兢兢不敢向前。无奈何我只得把礼来见。崇老伯呼唤我所为哪般。(道白) 上差在上,苏三有礼。

[禁卒暗下。

解 差 你就叫苏三吗?

秋海棠 正是。

解 差 啊!苏三,你大喜啦!

秋海棠 啊!老伯,我苏三遭此不白之冤,哪里还有什么喜事?

解 差 将你发配啦!

秋海棠 怎么？发配啦？

解 差 正是。

秋海棠 发配哪里？

解 差 发配太原府。

秋海棠 何人的长解？

解 差 小老儿的长解。

秋海棠 如此，老伯，你去打点行囊，待我辞别狱神，也好赶路。

解 差 好，我去去就来。（下）

秋海棠 天哪！天！我苏三遭此不白之冤，不知何日才得明白也……

〔转身向内。台上灯全灭，略过冗长的唱词与道白。灯再亮时，秋海棠所扮的苏三肩上已多了一副漂亮的鱼枷，手里柱着一根竹杖，崇公道在她的右边，肩负着一个小包。靠近袁宝藩他们所坐的下场门，两个检场的擎着一座布糊的城墙，算是苏三已解到太原了。袁宝藩、袁绍文都全神贯注地在欣赏秋海棠的唱做，罗湘绮的脸仍然侧向里面，一小半像在看戏，一大半像在生气。

秋海棠 （唱戏词——西皮摇板）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远远望见太原城……此一去有死无生。……（哭）啊呀！

〔秋海棠唱到第三句的时候，解差已先进“城”了，这出《苏三起解》，显然已将终场，袁绍文开始移动了一下身子，湘绮如释重负，立刻首先站了起来，昂然走入幕后。她既不曾招呼老袁，老袁也没有注意她。绍文感到有些尴尬，很匆遽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袁绍文 （低声，但台下仍然可以听见）三叔！

〔袁宝藩失魂似的回头向他一看，但立刻又沉醉入苏三的婉转的歌声中了，绍文下去他也没有发觉。直至秋海棠唱完了最末一句摇板，他自己也站起来狂喊了一声好之后，才发现绍文和湘绮都不在了。“妈的！”他心里这样骂，顺手丢掉烟尾，赌气似的也下台去了，季兆雄毫无表情地随在后面。场上吹起唢呐，戏也完了。

第一幕

时 间 与序幕同
地 点 天津×舞台的后台
人 物 跟 包
赵 四
沈麻子
赵玉琨
秋海棠
袁绍文
袁宝藩
罗湘绮
季兆雄
后台执事三四人

时间已过午夜，看戏的人都很满足地各自踏上了归途。卖艺的人却正在后台乏力地揩洗他们为着别人的欢笑而涂上的油彩，脱下为着别人的欣赏而穿戴的行头，当他们回复了本来的面目，在昏暗的街灯下，走出戏馆时，方才为他们热烈喝彩鼓掌的人大概没有一个不在家里很沉酣地睡熟了。

秋海棠是唱压轴戏的名角，但同时也是最后离开戏馆的一个，他不但要在台上卖艺，还得在台下跟戏馆老板以及那些捧场的大爷们“交际”敷衍。所以他是独占一间化装室的。这间屋子又隔成两部分，里面半间才是真正的化装室，他换衣服洗脸都在里面。外面半间放着一口大衣箱和一张有一面镜子安着的小桌

子，这是给他在演到一出戏的中间，因剧情上发展的需要临时下来换一件行头或改换些首饰时用的，而当有客来“拜访”他的时候，他也就在这半间屋子里接待他们。

幕开的时候我们所能看见的就是这半间化装室兼会客室，它的左右两边各有一个门框，可是都没有门，左边一个是通往里面那半间屋子去的，其时秋海棠正在那里更衣洗脸，右边的门是通往前台去的，门的这一边，有三级木制的踏步，我们可以想见门外的地一定比里面高一些。屋子的三面都是用木板草草隔起来的，中间靠板壁安着一口大衣箱、一张长方形的半桌，桌子上有茶壶、茶杯等等，壁角里杂乱地丢着几支刀枪。在左边靠近通往内室去的门口，另外有一张半桌，桌子上安着一面方镜和一个首饰匣，那就是咱们秋海棠老板（又称吴玉琴吴老板）的第二化装台。靠近这桌子，有两三张坐着准教人不会舒服的旧式方椅。而在右边那一面，靠近台口，却孤单单地安着一张土制的很拙笨的小沙发，这自然是贵宾的座位了。

因为戏已经散场，好些角儿全回去了，所以后台显得很冷静。屋子里只有秋海棠的跟包，在大衣箱上折叠秋海棠才换下的行头，并把比较重要的东西——如苏三用的银制的锁枷等等——陆续收进里面半间屋子去。

〔幕开后的一二分钟，×舞台的老板沈麻子兴冲冲地打右边那个通前台的门框里走进来，右手提的是方才陈列在台上的那个大花篮。

沈麻子（一边走，一边高喊，显得郑重其事）赵四！赵四！……（眼睛望着左边那个门）赵四！

赵 四（从里面半间屋子里走出来）是沈老板，请坐……请坐。

沈麻子（把花篮授给他，指指那张安着一面镜子的半桌）放在那里，放在那里！

〔赵四依着他做了。

沈麻子（脸冲着左边那个门，满脸堆笑，装模作样）吴老板，辛苦啦！

秋海棠（在里面）你请坐，我就来。

沈麻子（笑得更殷勤了）袁司令送来的花篮我给你放在前边，嘻嘻……